

木反門在比事

四月



206

L42

人民文學出版社

事 紀 店 門 板
田 間 著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年 • 北 京

書號 227

字數 52 千

板 門 店 紀 事

著 者 田 間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前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1-50000
定價 3.600元

一九五三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板門店全景



板門店的帳篷



正在耕作的阿媽妮



這也是被美國砲彈打傷的人，
事件發生在板門店會場區。



這 是 被 美 國 砲 彈 打 傷 的 人，
事 件 發 生 在 板 門 店 會 場 區。

題記

這裏的十二篇故事，是我在板門店的見聞錄。

當我第二次到朝鮮，臨回國時，我曾經和我們志願軍的將軍、戰士以朝鮮的友人相約，我要寫一本小書，爲和平呼籲。我是不願意失信的，尤其是不願意在英雄面前失信，我要實現這個志願，我要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志願軍的戰士。

現在，這裏可寫的，雖然是十二篇故事，它不過是像山上的幾根小草，但是我也要把它獻給英雄們和世界上一切擁護和平的人。同時，我在這裏和朋友們預約，爲了讚揚和平戰士，我還要另外再寫一本小書。

在這本故事集裏，有五幅照片，它可以替這一本書作一點說明，或者說，我這一本書，是替這幾幅照片作了一點說明。

這裏的照片，『正在耕作的阿媽妮』一幅，是雪立同志攝的；關於板門店的四幅，是葛力羣同志攝的。其中有兩幅，值得特別提一下：一幅是一個朝鮮孩子抱着他的一個弟弟，站在板門店會場區，這就是在板門店被美國砲彈打傷了的人。另一幅是一位朝鮮母

親，抱着她的一個孩子，母親和孩子的身上，都淋着鮮血。這也是板門店被美國砲彈打傷了的人。

這些受難者，受難的孩子和母親，正在望着我們，正在向我們訴說，正在等待我們的回答。

我們將要給他們什麼樣的回答呢？朋友們，我們要把什麼送到板門店去？在這個世界上那些遼遠地區的人們，我們要把什麼寄到板門店去？朝鮮的友人說過，鴨綠江的水，並沒有把友誼攔阻；鴨綠江的水，把友誼連成了一片。讓我們記住這句話吧！

板門店呵，一提起你的名字，就使我非常懷念。我雖然早已回到北京，可是你呵，板門店，仍然在我的眼前。你的山水，成了我的心，你的樹木，也種在我的心上。在我們來說，我是無論如何不叫強盜們把樹木砍倒，即使是樹上的綠葉，我也不叫強盜們摘去一片。板門店，你的保護者有萬千。板門店，你的歌頌者也有萬千。我在這裏，永遠地祝福你——板門店！

目次

題記

第一個故事	在談判桌上	一
第二個故事	帳篷和血跡	七
第三個故事	英雄的談話	一四
第四個故事	阿爸吉要算賬	一九
第五個故事	蘋果的故事	二四
第六個故事	記姚排長	二六
第七個故事	帳篷內外	三六
第八個故事	十天和九夜	四六
第九個故事	冷槍手之歌	五八
第十個故事	看呵，板門店！	六五

第十一個故事	和平戰士頌.....	三
第十二個故事	給祖國的信.....	三

第一個故事

在談判桌上

板門店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在我所帶的朝鮮地圖上，查不出這個地名。這兒只有三戶人家和幾間草舍。

這幾間草舍，在公路的一旁。草舍的屋簷，已被槍彈打穿，至今它仍然掛着傷痕。那用槍彈把這屋簷打穿的人，板門店的居民能指出他的姓名，這就是美國法西斯，這就是戰爭販子。這些強盜，畢竟在人民的和平要求的壓力下，現在不得不經常到帳篷裏來，坐一個鐘頭，或者坐半個鐘頭，或者坐幾分鐘。

這個帳篷就在草舍的對面。帳篷和草舍之間，只隔着一條公路。

在草舍的對面，有一小塊平地，這一小塊平地上，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座白布帳篷和一座綠布帳篷，立在稀疏的松樹中間。板門店的這座綠布帳篷，雖然由於風吹雨打、日曬夜露，逐漸褪成白色，但是兩日將軍在帳篷中的發言，一天比一天更宏亮，更

雄壯，好比一股瀑布，在曲折的山澗中奔流着。和平戰士的意志，將要把這一座帳篷，變成一幅圖畫，掛在歷史的教科書上。

在人類的歷史中，板門店的故事，會是歷史的一頁。現在讓我記錄一點印象，奉獻給公正的歷史家們。

我到這裏來訪問，不是訪問戰爭販子，而是訪問和平戰士。板門店是屬於和平戰士的。板門店，現在已經負有盛名，不論是白天，也不論是黑夜，全世界的人，都在注意聽着它的消息。板門店這個地方，只能爲和平服務，凡走到這兒來的人，也只准來談和平。要不然，我們的軍事警察，有權利也有力量，不讓他們進板門店。

在板門店的路上，我們可以聽到這樣的談話：

甲：美國鬼子在一個山頭上，一次要打三萬發（有的還要打十多萬發）砲彈，將近一年來，它在板門店附近打的砲彈，至少有幾百萬發，多少房屋、土地已成廢墟。

乙：究竟多少，我們沒有興趣替它算，可是，美國鬼子在板門店附近，並沒有前進一寸。不但沒有前進，反而後退了。你看那個有鐵架子的山頭，已在人民手裏。我們決不許戰爭販子前進。

在板門店這個地方，還有這樣一段對話：

張春山上校（我方聯絡官）：關於你在十月二十一日聯絡官會議上所提的十一歲孩子金元基一事，我已作了查問。根據開城中立區我方軍事警察的報告和金元基自己的陳述，金元基是受你方南朝鮮部隊的羅部隊的誘騙，在每人三千元的報酬允諾之下，和另一孩童金富萊到板門店橋旁邊的中立區來進行偵察工作，於十月十二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在開城中立區內板門橋附近被我方軍事警察發覺，因行跡可疑，金元基當時被扣，金富萊則於當時過橋逃去。金元基除陳述以上情況外，並稱他曾於十月十一日上午受你方同一部隊的唆使，到開城中立區內板門店附近做同樣偵察工作，並取得二千元的報酬。

根據上述材料，金元基是負一定偵察任務前來中立區的，而且你方南朝鮮部隊唆使金元基的行爲，顯然是違反你我雙方關於開城中立區的協議的精神的。我還要指出，你方南朝鮮部隊誘騙無知兒童到中立區進行偵察工作，不僅是這一次。我希望你方對此予以注意，並切實地約束你方不再作這種違反協議精神而又違反人道的行爲。

因金元基是尚未成年的孩童，而你方又願意負責將他領回去，我希望他以後不

再受人唆使，作類似行爲。如你認爲需要，爲證實我以上所說，關於金元基的情況，我們願意在將他交給你方以前，和你們進行一次共同的詢問。

肯尼上校（美方聯絡官）：在尚未徹底調查這一事件時，我還不能正面地作任何發言。這件事不過是一個朝鮮成年人告訴我們的，我們將它轉達你方罷了。

我必須說，這是不可想像的，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到有許多警衛駐守的板門店做間諜工作。

我們將把這小孩交還他的父母，並作進一步的調查，如果你方所說唆使的間諜工作屬實，我們以後再作聯合調查。

這是去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一時我方對美國侵略者的正義控訴，證據確鑿，對方理曲辭窮，只得推脫再作調查等等。當時在散會後，我們的軍事警察，將金元基交與對方恩德烏上尉，恩德烏想很快把他領走。我方軍官當加阻止，爲證明事實，向金元基詢問了姓名、年齡、住址，以及如何過橋被扣等，金元基即縷縷陳述事實，均與過去供詞相符，由我方譯員譯成英文。

這時，四圍記者很多，都在傾聽並且作筆記。肯尼在距離二十公尺處車旁等候，甚爲不安，多次命恩德烏速將小孩帶去。恩德烏因我方軍官與小孩問答未完，屢次想將小

孩帶走不果。最後，肯尼命恩德島向我方張上校說明（這時張在距離三十公尺處），才將金元基領去。這時，華爾街的奴僕們，臉上狼狽不堪。

華爾街的老闆——美國戰爭販子，自從他在正義的牆壁上碰破了頭之後，不得不派他的代表坐到板門店來談判。他們坐在帳篷裏，坐在一條長桌的一邊，嘴上說是來談判，心上恨不得放一把火把帳篷燒掉。放火焚燒帳篷，他還不敢這麼做，在他來說，也許還想留一個假面具，另外，有全世界的人民在看守着。假如他胆敢把砲彈打在帳篷上，歷史和人民就會馬上宣佈：板門店這就是戰爭販子的墳墓！

他們不誠心談判，又不敢不談判，我看，他們坐在帳篷裏，不過是在替他們的槍砲打卦算命而已。我見過喬埃，這個吃戰爭飯的脚色，這一條老狼，在帳篷中喊着上帝，喊完上帝，臉上灰濁濁地，躬着背，駝着腰，走出帳篷來，對他的幫兇們說是他倒了霉了。這是和『打漁殺家』中的教師爺一模一樣的人物。哈利遜呢？坐在談判桌子旁邊，打打呵欠，吹吹口哨，說不出一句有理的話。如果說，這些脚色是穿軍服的商人，依我看，他們倒像是十字街頭的扒手。不能搶就要偷，不能偷就要騙，不能騙就要賴，不能賴還要詐。在談判桌上，沒理可講時，他們唯一的辦法，是用大砲幫腔，替自己壯一點胆。

板門店附近每當會議開始，砲就響起來。砲聲雖然傳進帳篷，甚至搖動帳篷，但是我們並沒有人理會。相反，我看哈利遜倒是縮在桌子邊，心正在跳。在帳篷中，在桌子的這一邊，南日將軍的發言，是正義的鐵錘，時時敲到對方的頭上。那個像從棺材裏爬出來的人，有時也叫一聲，當他要開口時，就是說要建議休會。他是很怕見太陽的。南日將軍的語調，如泰山一般，斥責戰爭販子說：「你該知道你們這種橫蠻霸道的態度，在戰場上都行不通，在這裏也同樣是行不通的。」南日將軍手上所捧的，正是人民請他捧的太陽。這種光芒照着帳篷，帳篷也在爲人民歡呼，爲和平戰士歡呼。

在談判桌上：這邊是正義，那邊是野蠻無恥，這邊是和平戰士，那邊是戰爭販子。我來板門店所要訪問的是和平戰士，我在板門店所歡呼的，也是和平戰士。我在這裏所見所聞，使我相信，中、朝的和平戰士，會把光榮與勇敢，永遠留在板門店，會把保衛和平的赤胆忠心，寫在帳篷上！我在這裏，祝和平戰士健康！